

范仲淹《渔家傲》新解*

——回应周教授《学界领袖哪里去了?》

林志忠

(台湾交通大学物理研究所和电子物理系)

2013-06-20收到

† email: jjlin@mail.nctu.edu.tw

DOI: 10.7693/wl20140610

“大学代表的意义，就是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让人站在一座生活及知识的高台上，提升文化、维系生命及保障人类的永续未来。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唐纳·甘乃迪《学术这一行》

2011年8月(第356期)《科技报导》(台北)刊载了长庚大学周成功教授的《学界领袖哪里去了?》一文，读后恍然若有所感。笔者因以解析宋朝范仲淹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首词，愿与大家一起思考。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大部分由于个性使然，较小部分由于家庭以及外在的因素，当我们选择了科学研究的这一条道路，我们的人生或许就难免于有点悲壮与感慨。——这其中，还包括主动的或者被动的，选择了留在美国或是在(具有极度关键性影响的)事业中的哪一个阶段回到国内。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研究的道路漫长而没有止境，我

们爬过一山再一山，我们替自己选择的一山高过一山，我们无法将息。

“羌管悠悠霜满地。”

我们无休无止地工作，在夜深人静之时，其中的艰苦只有自己知道。甚至当我们获得突破之时，其中的欢欣，也只有自己能够深切体悟，难以有人领会、分享。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可是我们的研究，我们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也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个人。我们辛勤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和后来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机会，比我们爬得更高，看得更远!——寒夜孤灯，将军无眠，并不只是为了想念自己的家园，更是为了无数的兵士的艰辛与危险。

文化史上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仅是一名政治家、一名将军，他更是一位学者，一位儒将。他看得高、看得远，并且不为

自己的名利，公正无私地提携、奖掖，积极培植后进。最感人的例子之一是《宋元学案》中记载的：宋代理学中之“关学”始乎张载(世称横渠先生)，而导横渠入圣人之门，先生(范仲淹)尤为有功。《横渠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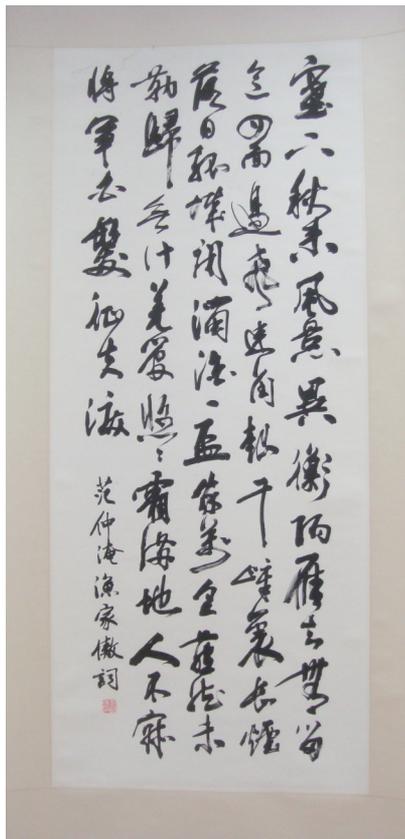


图1 广州中山大学刘昭瑞教授书写的范仲淹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首词

* 2011年度，台湾国科会大幅度删减了各学科研究计划申请案件的通过率与补助金额，长庚大学生命科学系周成功教授乃于8月发表一篇评论：《学界领袖哪里去了?》，指出在这个影响台湾科技发展至关重要的国科会决策过程中，台湾中研院的院长、中研院的院士们、各学会的理事长们和各大大学的校长们，并未发挥他们身为“学界领袖”的角色，更未见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周教授文中又说，他对于一个学界领袖的期待是：“他(她)必须是位好的科学家；在台湾这个学术贫瘠的环境中，作过真正像样的研究；对台湾科技发展的需求，有一份切肤之痛的亲身体验；此外，他还必须对学术社群未来的发展充满关切与热情；最后他必须对科学原则是个坚定的维护者。”读过周教授的评论，我遂写了这一篇回应的文章，于次月发表在2011年9月第357期台湾《科技报导》上，现增加“后记”转载于《物理》(文中所附书法为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昭瑞教授书写赠与)。自2014年3月起，台湾国科会改组升格为科技部。



图2 苏轼书(滁州)“醉翁亭”匾额(作者摄于2011年4月访问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期间)。醉翁亭是欧阳修任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知州(太守)时的游赏留连之地

案》称：“(张载)少孤自立，志气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许，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上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编授焉，遂翻然改志于道。”这一年，范仲淹52岁，张载21岁。

例子之二是范仲淹经略陕西时，选拔了一批将领。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勇猛，临阵披头散发，戴铜面具，所向无敌。范仲淹对他十分赏识，并授他《春秋》、《汉书》，说：“将不知今古，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狄青努力研读，渐通兵法，后成为一代名将¹⁾。

在这两个例子中，虽然宋积弱、夏顽强，两国边界军务紧急，

但是范仲淹仍然能够看得高，看得远。他有远见、有器识，有能力，为国储才(学术人才!)。他一定相信，学术是一项长久积累的事业。他宽厚地奖掖人才，耐心地培育后进，他并不偏窄急迫于建立和攫取自己个人的一时的事功与名利。

乱流中的清流

吟诵范仲淹的诗词，想见范仲淹的作为，以古鉴今，在今日众人狂猛追逐学界能见度与国际排名的过程中，我们期待国内的学术领袖们(根据周成功教授的说法，我们有学界领袖吗?)，展现他们的学识、气度、胸襟，与高度和深度!比如，除了有时在报刊以及杂志上发表或回应一些应时的、简短的、即

席片段式的访谈意见之外，何日我们的学界领袖和大学校长们，也能够写出像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卸任校长唐纳·甘乃迪(Donald Kennedy)在《学术这一行(Academic Duty)》(天下文化，台北，2000年)一书中所展现的有深度、有高度、有器度，对教学、研究与服务三方面的全盘性的系统性的深厚论述呢?——这些自成体系之深厚论述(300多页)所记录的，正是他身为一校之长如何带领全校师生迈向学术卓越的教育理念(“思想”)与具体作法(“落实”)²⁾。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公元1091年(北宋元祐六年)，45岁的苏东坡当了颖州(在今安徽省阜阳市)知州，他游颖州的“西湖”，写下了一阙名词《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上片)”这首词，是对他的老师欧阳修43年前在此地所写的一阙《木兰花令》“西湖南北烟波阔”的和韵，此时距欧阳修逝世已经将近20年。

苏轼的人生备极坎坷，但是他对于他的老师欧阳修一直极为敬重，终生感念。苏轼敬重怀念欧阳修是有道理的。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盟主，但是当他担任主考官期间，阅读到初出茅庐的苏轼的文章时，他对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

1) 参看洪亮《苏东坡新传》(国际村文库书店，台北，1994年)。

2) 甘乃迪教授于1980至1992年期间，担任史丹福大学校长。另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卸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M. Vest)所写的《卓越大学 一流校长——MIT 迈向卓越的策略(Pursuing the Endless Frontier: Essays on MIT and the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张老师文化，台北，2006年)一书，也值得细读。

3) 欧阳修一生位高权重，公务繁冗，但是他却能够长年写作不辍，终而著述等身，成为了一代儒宗。他曾经自述说，他的著作都是在“马上”、“厕上”和“枕上”等“三上”完成的。

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来，欧阳修又对他的儿子谈论苏轼，说：“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也。”欧阳修谦卑地认为，30年后人民会广泛地流传诵读苏轼的

后记 一位学界领袖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个人专业学问高度与宽广知识、学术行政能力以及人格特质和魅力，并不易回答，也不会有单一和固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当初蒋孟麟先生是如何描述评价当年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在《西潮》一书第15章里，蒋孟麟写道：

“蔡先生在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他(蔡元培)对自然和艺术的爱

诗词歌赋，却不会再“认得”他(欧阳修)自己的文章了。(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欧阳修识才，爱才，他一生不遗余力汲引

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受。”

罗家伦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校长》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他(蔡元培)认为大学的学术基础，应当建立在文、哲和纯粹的自然科学上面。在学术史上，许多学术思想的大运动、大贡献，常是发源于文理学院研究的对象和结果里。所以大学从学术贡献的基础来看，应以文理学院为重心。其他学院可在大学设置，但不设文理两院者，不得称大学。”

“他(蔡元培)认为学术的研究，要有集体的合作：就是校与校之间，也应当有互助与合作，一个学校不必包揽一切。”

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则说：“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

人才，并为他们开辟道路。当说这些话之时，欧阳修50岁，苏轼21岁。欧阳修的学术文章、见识远见与大公无私的作为，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北宋的学界领袖！”³⁾

心的教员着手。”

以上摘录的这几段抛砖引玉的话，虽然不够全面和深入，但是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受体会到一位学界领袖的丰富学养和他的几面人格特质。我们可以据此反省思索，如何在21世纪的中国，再培养出一批(而不止一位)学界领袖。

又，我个人并不特别赞同近年来的崇拜“民国风”的气氛。但是那一批被今人崇拜仰慕的人物确实都是“读书人”，也就是真正的“学者”，这些佼佼者，在一生中(从年少到年老!)，都是熟读了许多中外经典名著的。反之，今日我们所以感叹缺乏学界领袖，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和未来数代(?)的子女)都是啃读“教科书”长大的。教科书既界定了国民所应接触的知识的面向，又制订了每一细项知识的标准答案。熟读中外经典名著与反复演习教科书的规格化的知识所必然造成的天壤之别的学养与人格之高下，应是不辩自明的。

铅 烯



国际上首次报道了基于d电子过渡金属元素的二维蜂窝状晶体材料。这种由铅元素构成的二维蜂窝状结构比石墨烯具有更强的自旋轨道耦合，为研究二维体系中新的量子现象和电子行为提供了新的平台。铅也是当今半导体科学和技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制备出铅的类石墨烯结构对未来电子学也极其重要。该工作发表在 *Nano Letters* 13, 4671(2013)，被 *Nature China* 和 *Nature Nanotechnology* 作为研究亮点进行报道。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王业亮 供稿)